

明月高掛在低垂的夜幕上，迎合著繁星，接著被烏雲吞沒。拉斯金身穿大衣走在漆黑的夜裡，腳步相當緩慢，他手裡的燈火忽明忽暗，因著樹林裡吹起的陣風搖擺。

而最終他便步入了已經熄了燈火的某戶人家中。

脫下長靴，放在門後，和此間主人的鞋子並列，拉斯金將大衣掛在一旁的書桌上。今晚的外出是他意料之外的，而到這裡借住一晚也是無可奈何的，只盼望這屋子的主人別清醒過來，讓他能在早上悄悄離開了吧。

但事實總是不盡人意的，『拉斯金先生……？』羊從木質的地板上坐起，他才剛躺下不久，並沒有真正的睡著，而那鞋根發出的聲響也能讓他很好的判斷來人為誰。『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嗎？』他站起，點亮了油燈。接著發出一聲驚呼。『你的腳是……發生什麼事了？』

在昏黃的燈光下能看見背對著門站立著的那人右腳小腿前有著一大片著滴著血的，被磨去表皮的傷口，看來有些嚇人。拉斯金的臉色也正像是要應和他傷口的狀況一般，蒼白得很。

『沒什麼，從較矮的山崖上摔了下來，刮傷了而已。』他肅著臉說，並嘗試著坐下。『……嘶。』似乎是拉扯到了傷口，又不想弄髒對方家中的地板，拉斯金的表情相當猙獰，然後在坐定的那一刻平復。

『能借我繃帶嗎。』他盡量以平靜的語氣說著，聲音卻依然很顫抖。

應該是痛出來的吧。羊毫不掩飾眼中的擔憂，『等我一下，你先別亂動。』接著轉身拿了個木盒，從中拿出繃帶，『長度可能有點短，因為我不常用到，所以沒有補充……』

『不會，這樣就夠了。』拉斯金伸手接過，但上半身的些微傾斜似乎動到了腿部，他又露出了那疼痛難忍的表情，卻就是不開口，硬是要自己包紮傷口。

實在看不下去呀。『我來幫你吧。』羊奪過繃帶，一向親和的臉難得帶著幾分嚴肅，雖說不常受傷，但他手的穩定度似乎仍相當不錯，不一會就將那面積巨大的擦傷做了暫時處置。『好了。』

『……』

沉默的看著那上頭的一個蝴蝶結，再看看對方臉上的笑容。拉斯金有些懷疑那是故意的，但也沒說出口。『謝謝，抱歉，這麼晚來打擾。』

『不會的，我正好剛躺下而已。』羊擺手，接著將油燈擺在了地上，似乎正準備睡。『聽說最近樹林裡有狼出沒，拉斯金先生就留在這裡吧。』

『如果不介意只有一條被子的話。』他以看起來並不像是困擾的表情說著。

『這……』

僅僅遲疑了下，拉斯金低下頭看了眼腿上的傷口後，便妥協了。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第二條路能選了，即使他再不習慣和其他人如此親近也一樣。

於是他將身子挪到對方身邊。小心的，不碰到傷口的。

然後吹熄了那微弱的燈苗。

些許的記憶片段在夢境裡悄悄的飄散，積了滿地如螢火蟲般易滅的光芒。

「你給我的超出了我所要的界線。」■的■■冷靜得異常，他的情緒只能由他緊握著的拳頭窺見。

但是■甚麼都能窺見。

牠懶散的晃著尾巴，「夥計、■■，我想我們必須冷靜一下。」

■跳出窗台外。

而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會面。

to be continued.